



浦江视角(摄影) 侯福民

去为一海军战友证婚。婚礼现场,婚礼主持人让新郎站在父母面前,问:“你有多长时间没拥抱父母了?”新郎面带愧色:“我说不清楚。”这说不清楚让在场的人议论纷纷:可能是很久很久了,也可能长大离开父母后就没拥抱过。主持人又转向新郎的父母问:“你们有多长时间没有拥抱自己的儿子了?”新郎的父亲想了想,幸福地笑着说:“他小时候我经常抱,后来他远走高飞了,我想抱抱不着呀。”接着,主持人又让新娘站在父母面前,用同样的方式问新娘:“你有多长时间没拥抱父母了?”新娘深情地望着父母,什么话也没说,眼泪唰的一下就流了下来。主持人见状,对着话筒深情地说:“请新郎新娘尽情地去拥抱养育你们的父母!”片刻,只见新郎新娘各自拥抱着自己的父母,久久地不愿松开。这慰藉人心的场面顿时让整个婚礼现场都暖暖的。

看着这温馨的画面,我的思绪如同断了线的风筝渐渐渐远……

婚礼上的拥抱

光辉

拥抱,是最真诚最纯朴的语言。心理学家说:身体语言,是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沟通方式,拥抱是身体和精神的本能需要。把一个人抱在怀里,是因为心中有爱。那是一种深沉的爱;一种无法描述的爱;一种任何语言的表达都要凝重都要深切的爱。我看见:新娘子在拥抱她父母时,她父母很享受。

回首以往的日子,我长大后,出门求学,就业,与父母分离远了。曾给予朋友拥抱、给予爱人拥抱、给予孩子拥抱,却唯独忽略了父母。

抱一抱期盼中的父母,从现在开始,这个,说难,也不难。

最近,我去文友家拜访做客时,她欣喜地告诉我:“小华,这下阿拉看,社区活动有了方向了,寄来了一份活动菜单,阿拉居民活动有奔头了!”我接过来仔细一看,发现其菜单上不仅每天活动翻新,而且丰富多彩,而且具体到时间、地点也标注得清清楚楚。

活动菜单发得好

彭小华

社区文化活动中,顾名思义,是所辖社区居民文化活动的去处,自然是居民们的精神乐园。按理说,这个理想场所应该是人气爆棚,客流众多。可据我前段时间调查观察所知:不少社区文化活动中,虽说每天新鲜节目不断,各种活动多样,但前来参与捧场助兴的居民却不多。为何?且不说经常来此活动的居民心中无底,不知道明、后天或者一周内有啥新花样活动,而

的活动开展「不透明」,「不公布」也是微词颇多。好酒还得勤吆喝。我以为,在如今大力推进两个文明建设的新时期,社区文化活动中要有作为,要聚集人气、吸引居民,乃至推进社区文化建设,就必须放下架子,掏心窝子,从细节上、举措上服务好居民,而给社区居民寄送或发放每月(或每周)活动菜单,让居民心中有数,各取所需,不仅是活动中服务前移,造福居民的好举措,更是其与时俱进,提升内功的根本所在。但愿活动菜单能多双多益善,全面开花,真正达到客我双赢皆大欢喜的理想效果。



早晨,我在运河东路边散步,一辆小汽车疾驰而过,被路边的积水溅脏了裤子。回家后将裤子洗了,拟用过去买的铅丝绕的“凸”字形衣架晒,突然想到以前父亲竹制的十字形衣架,犹豫了一下。

父亲的十字形衣架

言子清

老家言巷的大门外,是一片充满童趣的竹园。我在第二故乡淮阴(今淮安)工作,刚有孩子,父亲过江来看我们,带来的物品中,有几只竹制的十字形晒衣架。父亲说,用自家竹园长的竹子自己做的,“实用、干得快。”我想起小时候就看到父亲的制作过程:用两个约30厘米的竹片,交叉成“十”字形,正中穿根铅丝做的挂钩,周边系上夹衣用的4只小夹子,即成。这种晒衣架的优势是:湿物的采光好,空



百家姓里,什么姓都有。我姓“桑”,一个较稀少的姓。姓桑,不如姓张,姓李那么好向人介绍。我问:贵姓?答:免贵,张,弓长张。我问:贵姓啊?答:免贵哦,姓李,木子李。看,这样的姓氏多好介绍,张,左右结构,李,上下结构,左右一拆,上一分,听得人一清二楚。马上将你记在心中,从此成了朋友。换了我的这个“桑”,嗨,介绍起来可麻烦喽。

时光倒退三四十年的那年的电讯工具是传呼电话。我最怕的就是对方传呼站的阿姨问我姓什么。我说:“我姓桑。”

那边问:“什么上?”

我矫正她:“我不姓上,姓桑,桑叶的桑。”

对方笑我:“噢哟,你发音发清楚,商业的商,老早好讲讲清爽嘛。”

上海人“商”、“桑”不分。我还得耐心点:“我不姓商业的商,我姓桑叶的桑。”我把每个字用普通话重音咬得准准的。

“噢哟,讲来讲去,还是商业的商呀,用得着开国语吗?”阿姨开始急了。

“阿姨,依(你)蚕宝宝养过吧?蚕宝宝吃的是桑叶,对吧?我姓的就是蚕宝宝吃的桑叶的桑!”我比阿姨更急,为了个姓,倒要说起绕口令来了。

“哎呀呀,老早好把蚕宝宝的那个桑讲出来嘛,阿拉(我)又不是吃饱了饭没事体(事情)跟依(你)白相(玩)!”

常常是接话人还没找到,这厢里的我已经累出了一头汗。常言道,智者不能重复犯同样的一个错误,我要从此接受教训,力争向智者靠近。

以后凡有人问我姓什么,我一律走捷径,不再与他们在“商业”与“桑叶”里

笑谈我的姓氏

桑胜月

弯弯曲,直接亮出“我姓蚕宝宝吃桑叶的桑”的底。以后这句“我姓蚕宝宝吃桑叶的桑”就成了熟人打趣我的“炮弹”,我则以“桑氏名言”自封。

以桑氏名言自报家门,倒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那时,没有身份

好摇摇头,忍气吞声答写这个我以为既不冷僻也不难写的“桑”。

亲爱的读者,请允许我写一句套话:春雷一声震天响,祖国大地搞开放。不料想,这一开放,我在自我介绍时大大受益。

此话并非虚言。想想看,有人去洗了桑拿,不仅净了身,还顺便记住了洋味儿十足的两个字:“桑拿”。记不住日后就不能向别人炫耀了。有人出门扬招了“桑塔纳”出租车,不仅省了力,也顺便记住了“桑塔纳”好听的洋名。后来又看了舞林大会,记住了风情万种的桑巴舞。看多了频频出现的“桑拿”、“桑塔纳”和“桑巴舞”,我忽然茅塞顿开。

人,问我:“你姓什么?”

我朗朗答道:“桑塔纳的桑!”

似乎是心有灵犀,听者一听即懂。但我不说“桑拿的桑”。



地球上有一些能令人谈虎色变、不寒而栗的死亡之地。这些死亡之地奥秘迭出,尽管有不少科学家绞尽脑汁,但至今仍未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在俄罗斯堪察加半岛克罗斯基山区有一处“死亡谷”,长约2000米,宽100~300米,被当地人称作“生命禁区”,凡是闯进去的人和动物都逃不了悲惨的命运,都将痛苦不堪地死去。山谷四周峭壁峥嵘,怪石嶙峋,这里到处是狗熊、狼等野兽以及各种飞鸟的尸骨,一片死寂,令人毛骨悚然。有一次,山区的守林员尼古拉延科亲眼目睹一只膘肥体壮的大狗熊闯入死亡谷,妄图饱食动物尸体,但它刚刚张开贪婪的血盆大口,还没来得及品尝“美味佳肴”,自己就莫名其妙地倒下了。据统计:至少有30个人丧命于此。据推测,谷中积聚着有害气体。可令人惊奇的是,紧挨此谷的村舍,却不曾受到有害气体影响。

除了俄罗斯的“死亡谷”外,在遥远的印尼爪哇岛上,也有一个神秘的死亡洞,同样是让人“闻风丧胆”。印尼的“死亡洞”由6个庞大的山洞组成,洞呈喇叭状,都是大陷阱。不用说“误入”山洞者性命不安,就是保持距离者也难幸免。当人或动物从洞口经过时,会被一种强大的吸引力“拖入”谷洞而吃掉。就是离洞口还有6至7米距离,也会被魔口“吸”进去,一口吞下。据侦察,谷洞里已是白骨累累,难以分清哪些是人骨,哪些是兽骨。

地球上的「死地」

冯忠方



做“羌”,是用青藏高原出产的一种主要粮食——青稞制成的。接过米玛阿妈递来的青稞酒,对米玛阿妈的盛情,我一饮而尽,连声道谢。她也耳语了几句藏语,我没听懂,但米玛阿妈的笑容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由藏族阿妈,想起两位来林芝创业、打拼的四川小伙子。相识地在八一一家土特产商店,聊得投机,小伙实话相告。他已经有了自己店铺,正在装修。我好奇地问,你准备卖什么?他从柜里拿出一堆原石,说卖石头。他告诉我,这些原石来自他的家乡——四川,他看好了市场的升值潜力,准备做成饰品出售,你要原石也可以卖你,但不懂就不要买原石。为什么选择来林芝创业?他笑了,没理由,就是喜欢,有发展。

还有一位是手艺不错的美发师,听说我来自上海,他很兴奋,说他2006年去上海学了二年手艺,离开上海后辗转过全国好几个城市,最后他把心定在了林芝。问他为什么离开大城市,来这里打工,是不是这儿离家近?他的回答让我吃惊,他说这里让他舒服,他最终想要拥有自己的工作室。这里有像吉美大叔和米玛大妈善良、朴实的藏胞,有正在落实的林芝巴宜区发展规划:改善教学、住房、医疗条件,提高群众的生活质量……的前景,我想这是他们留下来的理由之一。

对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的人,我尊敬他们,愿他们成功、幸福。愿林芝的春天更烂漫。

寻访林芝的春天

裴璐

卡定沟,奇峰异石古树参天,拾阶而上,淅淅沥沥的毛毛雨为高低错落的植物洗去了积尘。伸手揽一把清风,嘴边多了氧气的分子和春的气息。

抬头观望,山崖群像多姿:强巴佛、济公拜佛、班丹拉姆、观音菩萨、神龟叫天、神鹰献宝、酥油灯,让你想象万千。有一种说法,有佛缘的人才能看到看懂这些抽象化的佛像景观。原来“卡定”藏语有“天上人间”的意思。来此行游,志在体会天人合一的仙境。

走进原生态巴松措,会惊讶,这是在西藏吗?春季的巴松措湖四周群花烂漫,雪峰阵列并倒影湖中,景色宜人至极。导游告诉我们,这里是四时不同景,秋天犹佳,那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火红的枫叶折射灿烂的阳光,倒影在碧蓝的湖面,耀得人目酣神醉。距岸边大约一百米处有一座小岛名为扎西岛,传说该岛是“空心岛”,即岛与湖底是不相连而漂浮在湖水上的。虽然只是个传说,却也觉得蔚为神奇。小岛上有一座“错宗工布寺”,始建于吐蕃赞普时期,是西藏有名的红教宁玛派寺庙,四周桃花与青松相映,煞是好看。

车行路上,停靠一商店门口,原来此地为观“丹娘佛掌沙丘”最佳视角,特兀的地貌景观让我叹为观止。

南迦巴瓦峰脚下,石缝中间一棵茂盛的桃树奇特的景观,演绎了一段桃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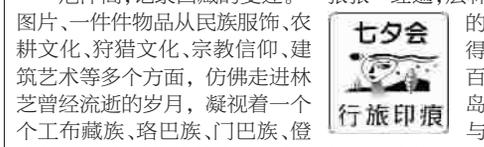
阳春三月走进西藏林芝,此时的林芝春寒未尽,不时还洒下零星细雨,顺带还夹裹些雪花,但林芝的天就像小孩的脸变得太快,雪花还未落地,太阳已扒开了云层,豁然开朗、艳阳高照,这真是一片奇异的土地。

我们的车沿着国道徐徐前行,漫山铺开的粉色野桃花苞,随风送来春的气息。远方连绵起伏的群山,山上终年不融的皑皑白雪,映衬着蓝天与藏语意为“神女的眼泪”的尼洋河,河水映着雪峰,宁静安详,挂满山坡的五彩经幡随风舞动。林芝,你的春天充满妩媚、动感、粗犷、野性的巨大力量。行走林芝的春天,怎能不醉?

美丽西藏——寻访最美春天林芝,在尼洋阁非遗文化博物馆前开启了我们的行程。

尼洋阁,记录西藏的变迁。一张张图片、一件件物品从民族服饰、农耕文化、狩猎文化、宗教信仰、建筑艺术等多个方面,仿佛走进林芝曾经流逝的岁月,凝视着一个个工布藏族、珞巴族、门巴族、僜人等几个族群独特的生活习俗和传统文化的作品,似乎觉得它还流淌着生命温度和传奇……

车行八一镇巴结村,进入由广东省援助而建的“世界柏树王园林”,迎面一棵缠满五彩风马旗巨柏(亦称为雅鲁藏布江柏树),树下听着苯教开山祖师辛饶米保的生命树的传说,站在这棵藏胞心中的“神树”前,寄托我们的愿望和祝福。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